

一方水土孕育一味佳肴，榆林拼三鲜融汇塞上烟火，藏着陕北地区独有的味觉乡愁与人间温情。

榆林拼三鲜

□任 静



榆林拼三鲜，是塞上榆林独有的一味佳肴。汤色温润醇厚，百味荟萃，是榆林人逢年过节、婚丧喜宴席上必不可少的美味，占据着重要位置。

这道菜是细饭，烹饪过程极费功夫。须集齐猪、羊、鸡三种鲜肉，耐下心来用煮、烧、炸、涮、烩等各式烹饪技法，历经三十多道繁复工序方才成型。寻常食材经炉火淬炼，蜕变为红烧肉、清炖羊肉、猪肉余兔子、茄夹子、皮冻等多样滋味，层次丰富，百态纷呈。

在这一锅百味交融的食饌里，最衬宴席喜气、最具本土风骨的精髓，便是红焖子。它绝非寻常食材，而是整锅三鲜的灵魂底色。地道的榆林红焖子，是老榆林宴席、拼三鲜里独有的点睛之味，是世代相传的本土风味。有经验的老厨师取陕北肥瘦相间的鲜猪肉剁成碎末，佐以黄土高原特有的红葱和姜末、花椒细粉小火煸香，冲入滚水吊出纯粹的肉底鲜汤，调一抹温润底色，咸香纯粹，本味十足。再将色洁白而有光泽的绿豆淀粉充分化开，必须细腻，无一丝干粉疙瘩，继而徐徐淋入沸腾的汤中，文火慢搅，直至汤汁浓稠绵密、通体莹润似玉，随后入笼旺火蒸制。蒸熟的焖子不可急用，需静置晾凉，待完全定型即成。

成品红焖子，色泽温润殷红，不艳不俗，仿佛凝住了一席宴席的烟火暖意。质地细密紧实，内里无孔无隙，柔韧扎实，飘逸淡淡肉香。切作匀薄的片条下入三鲜浓汤，最是精妙。酥肉煮久了易软烂、粉皮易嫩糊，唯独红焖子沉稳耐煮，在翻滚的鲜汤中始终形整不散，缓缓吸收猪、羊、鸡三味高汤的醇厚味道，将诸般鲜香尽数纳入一体。入口软糯弹润，淀粉的清润与细碎肉香在舌尖轻轻交织，咸淡相宜的分寸感把握得刚好，绵长的温润感顺着喉咙漫下去，为一锅热乎乎の拼三鲜，添上了独属于榆林红焖子的层次与厚味。

世间焖子百态，南北风味各有千秋。我在外游历之时，曾尝过地道的东

北辣椒焖子，那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清爽家常滋味。当地人取圆润的柿子椒，搭配两根细长尖椒，洗净去籽，置于案板细细切碎，盛入小巧铁盆中。再打入两枚鲜鸡蛋，撒盐、胡椒粉、葱花与虾皮，少许味精提鲜，点一勺金黄透亮的豆油，添少量清水调和。为了增添软糯黏性，还会将半个土豆切细丝拌入蛋液，充分搅匀融合。随后将铁盆置于大锅笼屉之上，旺火蒸熟，便是东北人家最质朴的下饭风物。趁热舀一块黄绿相间的辣椒焖子入口，蛋液软嫩滑润，辣椒丁清鲜微辛，土豆丝绵软适口，微辣不燥，咸淡适中，简简单单的食材，蒸出满满鲜活的人间烟火。若说东北辣椒焖子是烟火小院里的清简家常，那榆林红焖子，便是塞上宴席里沉淀岁月的敦厚滋味，一南一北，一清醇一厚重，尽显中华大地食材的万千妙趣。

一锅拼三鲜，除招牌红焖子外，还搭配水木耳、水黄花等十余种配菜，辅以十余种调料悉心调和，成就五味俱全的塞上绝味。我每次品尝拼三鲜，总忍不住要拍下一张美食图片。细观盘中盛景，便足以令人心旷神怡、余香萦怀：烧肉酱红油亮，菠菜青翠碧绿，豆腐莹白如雪，黄花灿然似金，木耳乌黑剔透。五色相映色泽浓郁，五味调和百味香。这股丰盛圆满的品相与滋味，让拼三鲜当之无愧成为榆林人家庭聚餐、各类席面不可或缺的压轴佳肴。

我顺着青石板路往深处踱，一脚就踏进了榆林老街的慢时光里。这座被老舍先生誉为“小北京”的塞上古城，连风似乎比别处慢半拍，从巷口蒸糕摊飘出的甜香，到墙根下怡然晒着太阳拉家常的老人，尽现从容闲散的市井气韵。六楼骑街的盛景绵延街巷，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，古色古香的遒韵扑面而来，沿街老字号店铺林立，烟火绵长。

塞上饭庄，沉淀了一代又一代榆林人的美食记忆。落座其间，每人点一碗地道拼三鲜，配二两鲜羊肉饺子，开一小瓶老榆林酒，慢品佳肴，浅酌美酒。一口

鲜食，一口醇酒，悠然自得，这般人间快意，令游客沉醉，久久不愿归去。塞上澄澈柔和的阳光如水般倾泻而入，漫过窗棂、铺满桌案，老店之内，渐渐漾开慵懒温柔的午后气息。此时此刻，舌尖触碰的早已不止是寻常美食，更是沉淀千年、兼容多元的塞上地域文化。

犹记文友林建军曾邀我于东环路林家老铺三鲜馆小聚，那一口地道三鲜的滋味，自此铭心难忘。林家老铺的拼三鲜，在榆林本地声名卓著，入口便是质朴纯粹的本真厚味。不少资深食客坦言，这里的拼三鲜最为正宗，一锅烩尽百味鲜醇，馥郁绵长，竟能品出如佛跳墙般的高级醇厚。

今年暑假，我女儿赴榆林游玩，我的本地好友尚林祥老师特意设宴，带孩子去高师傅私房家宴品尝拼三鲜。席间尚老师还几次表示叹惋，遗憾未能亲临现场，共同分享这一席塞上美味。散席之后，热情豪爽的他特意购置两大袋拼三鲜，托女儿带回来，让我也能再度品尝这份老榆林的烟火滋味。美食动人，更动人的是这一份跨越山水、记挂于心的淳朴人情，敦厚暖人，一如拼三鲜长久煊煮出来的浓汤滋味。

拼三鲜，早已深深扎根于榆林人的烟火日常，贯穿世代生活的礼序与温情。当地人一生重要的时刻，孩童满月、生辰祝寿、乔迁之喜、红白宴席，皆离不开这一锅热气腾腾の拼三鲜。一如陕北清涧延川人无可替代的压恰饭，西府人眷恋不舍的一口香，关中人百吃不厌的肉夹馍……拼三鲜，是榆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。

看似繁琐细碎的三十余道工序，看似包罗万象的一锅百味，藏着塞上大地最深的底蕴。长城内外风物交融，多民族烟火共生共处，拼三鲜的兼容并蓄，正是这方水土的包容气度；层层细作、精工慢煮的背后，更是榆林人热爱生活、执着细致精神风貌底色。

一锅塞上拼三鲜，烩的是山河风物，藏的是人间情长。

文苑

十月：最是橙黄橘绿时

□徐 新

“雨色秋来寒，风严清江爽。”阵阵秋风掠过浩瀚江面，片片落叶洒脱而飘逸地告别枝头，一簇簇芦花，柔柔白絮漫天飞散之时，美好的十月已悄然来临。

十月，是红色而喜庆的好日子。亿万中华儿女群情激昂，欢欣鼓舞，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，献上对自己新中国生日的深情祝福。街道上的一面面红色旗帜，在空中飘扬，镌刻着生命最绚丽的篇章。70多年前，多少英雄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、人民的解放，为了信仰，为了和平，以顽强的斗志，拼杀在烽火硝烟的疆场；以不屈的脊梁，筑起一道道血肉长城；用满腔热血，奏响了胜利的凯歌。70多年来，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扬起自信的风帆，冲破艰难险阻，踏上新时代的快车道，阔步迈上全面小康的光辉前程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。

十月，是一个感恩和尽孝的日子。“金秋十月爽，九九话重阳。日月两重归，相映地久长。”古人在重阳节喜欢结伴郊游、赏菊品糕、赋诗饮酒，享受家庭团圆融融氛围，但也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乡愁。

现代社会赋予重阳节新的内涵，把它定为尊老、敬老、爱老的日子。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”，尊老敬老既是传统，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。尊老敬老之行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古人云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现代人虽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但常回家看看，既是孝道，也是正道，唯有如此一路上才有风景相随、美好相伴。

十月，又是丰收的日子。广袤的田野里，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已成往事，凉凉的秋风吹黄了绿叶，也拂开了农民脸上的笑容，丰收之喜不经意间已攀上了农人们的脸庞。早在《诗经》中就有记载说：“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。”田地里金黄的玉米、饱满的大豆、沉甸甸的稻谷让农民们的脚步更加忙碌，颗粒归仓后的喜悦尚未好好享受，又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下一轮的耕作，把喜迎秋华的汗珠和收获的期待又撒进了肥沃的土地。麦子钻出了泥土，一行行、一垄垄展示着嫩嫩的绿，宣扬着蓬勃的生机。人们欣喜地收获今年，又努力地去播种明年，在耕种与收获的轮回中，感受生命的力量，也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乡村大地五谷丰登，园区企业车间

内、城区重点项目施工现场，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工人们正在争分夺秒抢工期，全力以赴冲刺年度任务，以时不我待的干劲奋力交出精彩答卷。

十月，是深秋的最后一次回眸。天地苍茫，秋风瑟瑟，太阳变得温柔起来，它的辉光铺洒下来，令人感觉舒服和暖和。瓦蓝的天空中，白云不断演绎着神奇，卷云、鳞云、积云变幻莫测。秋风掠过，树叶飘零，悄然回归大地，反哺着根的孕育之恩。林间的小道上铺满了落叶，踩上去“窸窸窣窣”作响，仿佛诉说着往日树与叶的缠绵情丝。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有些叶子开始慢慢变黄、掉落。“霜打菊花开”，遍地的小野菊，却开得如火如荼，它们仰望着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枫叶，见证着秋天的浓墨重彩。夕阳西下，静谧的残阳余晖温柔地流溢到江面上，绮丽的色彩被波光粼粼的江水隔成了一半碧绿、一半金黄。成群的江鸡舒展矫健的身姿，时不时掠过江面，颇有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，而秋天的精彩与浪漫也被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十月总是和秋天紧紧相依，尽显秋的沉静、秋的清澈和秋的美色，而在这最美好的时节里，它又将目送着成熟丰美、秋色斑斓的秋天日渐远去……

乡愁

白云落进棉田里

□宋开峰

鲁西北的秋，是不慌不忙的。这里没有青山叠嶂，只有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平平整整铺向天边。天格外高，格外蓝，大朵大朵的白云浮在天上，慢悠悠地飘，低得仿佛贴起脚尖，便能触到绵软的云絮。待到白露过后，棉田的棉桃接二连三地炸开了，天上的云便像是耐不住高处的清寂，纷纷扬扬，落进了千亩棉田。

家乡鲁西北属黄河冲击带，土质多碱，不肥厚，却最适宜养棉花，所以种棉花便成了当地人的习惯，由此也成为全国重要的棉产区。春时点种，夏日长叶，几番风雨日晒，熬过伏天的燥热，入秋便次第吐絮。起初是零星几朵，藏在深绿的棉叶间，怯生生的白。不消几日，整片田野便翻起了白浪，层层叠叠，无边无际。绿的秆叶托着蓬松的棉朵，干净、素净，带着土地温温的潮气，是北方平原最质朴的秋色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棉田就在村西的碱地上。棉花既耐碱，耐涝，也耐旱。夏天的时候，是棉花长势最快的时候。为让棉花多结桃子，适当控制它的长势，需要对棉花进行“打顶”“打杈”等操作。打顶是防止棉花长势过高，打杈是及时去除不结棉花桃的杈子，两者做法都是最大化保留棉花的结桃效率。当然还要施肥、锄草、喷洒农药……二十多天一轮回。其中最费心劳神的当数病虫害，早期易滋生的叫蜜虫，是一种体形较小的昆虫，密密麻麻地爬满棉叶背面和嫩头部位吸食汁液，并分泌黏液，严重时会使叶子畸形生长，向背面卷缩。最令人头痛的是棉铃虫，专吃棉花的花蕾、花朵和棉桃，直接影响棉花的产量。为消灭虫害，需要不停地喷洒农药。喷药这事不仅又累又脏，而且危险，大热天人的毛孔都是张开的，时常会有喷药中毒的事情发生。那时候，棉桃是青的，硬邦邦的，像一个个小小的绿拳头。娘说：“别急，等秋风一吹，它们就会把拳头张开，露出雪白的棉花。”

秋风一吹，棉桃就开了。先是一棵两棵，接着是一片两片，最后整个棉田都白了。远远望去，像天上的白云，厚厚的，软软的，让人忍不住想扑上去滚一滚。娘说：“那不是白云，是咱庄户人的白银子。”

拾棉花要赶早，露水还没干透的时候最好，棉絮潮润润的，摘下来不粘手，也不沾叶子。娘总说：“露水棉，银子一样。”我摸上去，果真是凉丝丝、滑溜溜的，像摸着一小块秋天。

拾棉花是慢功夫。左手拢住棉桃，右手五个指头一捏一旋，那团白就乖乖出来了，根上还带着几丝没扯净的纤维，在太

阳底下亮晶晶的。娘的手指灵活，像鸡啄米，几下就是一把，扔进兜子里“嘣”的一声，听着就厚实。我有时贪多，连没开透的青桃也拽下来，娘看见了就轻轻拍我手背：“急什么，让它再晒两天太阳，棉花这东西，催不得。”

有一回傍晚，在拾最后一趟棉花时，太阳快落山了，西边的天烧成橘红色，棉花地也染了一层暖色。我忽然发现正前方有一朵巨大的白云，低低地压在地平线上，棉花田一直铺到云脚底下，分不清哪儿是地，哪儿是天。我站在那看了好一会儿，觉得那些棉花要是能顺着风飘起来，准能接到那朵云上去。

那个傍晚，我和娘一起往家运棉花。小推车被装得冒了尖，走起来一颤一颤的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娘走在前面，哼着一支不成调的歌。我回头望，身后的棉田里，还有零星的棉花在晚霞中泛着光。我忽然觉得，那不是棉花，那是我们家未来的衣裳，是过年时碗里的猪肉，是我书包里新发的课本。

待把大部分棉花卖到乡镇收棉点后，娘把留出来当种子的新棉花弹了，连夜缝成一床新被子。晚上，我躺在崭新的棉被里，闻着阳光和棉花的味道，睡得格外踏实。梦里，我看见天上的云彩，一朵一朵，都变成了棉花的形状，它们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温柔地、安静地，落进了我们的日子里。

去年秋天，我回了趟老家。沙河故道早已换了容颜，成片的速生杨笔直地立着，只有村西头那片沙洼地，还固执地守着旧模样。侄子开着三轮载着我去地里，车轮碾过地间土路，颠簸里满眼都是绿意。他忽然抬手一指，说那片白房子是新建的棉花深加工厂——村里人种了棉花，直接拉去就收，再也不用天不亮赶去乡镇排队等了。

我站在地头，风从田野上吹过，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娘在棉田里弓腰劳作的背影，想起分田到户后，她脸上那难得的笑容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鲁西北土地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它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年复一年地长出东西来。高粱、玉米、棉花、麦子，一样接一样，从不间断。它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也养活了一朵朵从天上落下来的云。

天快黑了。我沿着田埂往回走，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刚收完棉花的地。空空的棉杆还立在地里，像一排排瘦瘦的士兵。地是褐黄色的，散发着熟悉的气息。

天上，白云还在。

游述

在香格里拉听见最美的声音

□张春燕

到香格里拉，先进虎跳峡。

刚走到景区入口，那铺天盖地、响彻云霄、震荡灵魂的声音就急切地扑进耳朵，呼唤你、拉紧你、强扯你——快快去感受这地质奇观。

从各拉丹冬雪山下来，走进丽江市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，金沙江跌入23千米长的虎跳峡段。江的南面是玉龙雪山，北面为哈巴雪山，两山夹峙。由于地壳抬升和河流下切的长期作用，在此形成了一个垂直高差达3900米、最窄处仅20余米的V形深谷。面对险阻，金沙江水义无反顾，在这段峡谷发出让天地感奋的史诗级高音。

虎跳峡分为上虎跳、中虎跳、下虎跳三段。在其上虎跳江心，雄踞着一块高约13米的花岗岩巨石，经万年水流冲刷，它仍屹立不倒。传说中，猛虎曾凭借这块巨石跳到对岸，巨石因此被唤作虎跳石，峡谷则因此被唤作虎跳峡。巨石挡不住那不顾不顾、一往无前的激流，只是将它劈为两股，让其分流而下。不停歇冲撞着巨石的金沙江水，在这儿发出了整段峡谷中最具爆发力的吼声。

站在虎跳峡边，你不用急着拍照片、录视频，可以收起手机，全景式观看，沉浸式感受。还可以闭上眼，彻底放空自己，在汹涌的涛声中，你会觉得整个宇宙里所有高速运转的声音齐齐向你涌来，你被这盛大、强悍、热烈的声音一遍遍冲击，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宇宙震颤、飞升，融入浩浩长空。脑子里有千万只猛虎在腾跃，在咆哮……

虎跳峡的涛声还在耳畔轰鸣，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混声合唱。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，漫步属都湖，悠游碧塔海，听到的是风声、水声、鸟鸣声、兽叫声以及植被间的摩擦声，这些自然生态构成的声景，让你的耳朵清爽愉悦，如入仙境。

高原的风，穿过原始森林里的冷杉、云杉、高山松等大树树冠，发出时急时缓、时强时弱的呼啸，与之相应的，还有身边很多树枝、树叶的摇曳摩擦声、草甸

草从被风吹动的沙沙声。

鸟儿这快乐精灵，翅膀掠过属都湖与碧塔海，如蜻蜓点水般，在湖中激起串串涟漪。水上天上，都响起它们振翅的声音、清脆的啼鸣，以及它们在水面嬉戏的“啪嗒啪嗒”扑腾声。这片水域有近300种鸟类，每一种鸟的叫声都带着它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，还有它们独特的个性。

松鼠在树枝上跳跃，发出“窸窸窣窣”的声响；野兔在草间穿梭，发出“嗖嗖”的轻响；牦牛或马群，漫步在高原草甸，发出低沉的蹄声与呼吸声；野鸭、麻鸭在水中扑腾，发出欢快的嘎嘎声。

还有我们脚下，那厚厚落叶与松软泥土被踩踏后的轻柔碎裂声，以及浅滩溪流的潺潺水声……这些声音，或独奏，或协奏，或多声部合唱，在空旷的森林公园上空缭绕、飘荡。

晚上，进入当地一户藏家，围着色泽泽浓艳的藏式金漆木桌吃火锅。锅是一人一个铜制小锅，我们边烫着鲜美的牛肉、蘑菇与各色蔬菜，边观看现场歌舞。主持人的阿妈上台，把活动气氛推向高潮。

阿妈唱的，是一首歌颂家乡的歌，曲调婉转优美，声音高亢清亮。“走进我的故乡，就走进妈妈的家，这里生长着莲花……”游客们纷纷上台献哈达，表达对阿妈和她歌声的欣赏与喜欢。

我所在的旅行团里，有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夫妻。妻子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，丈夫是金发碧眼的澳洲人。在喜气热烈、激情四射的场合，高个子老外格外激动，他跟着长长的人流，迈开长腿上台去献哈达。

第二天，进入藏牧原乡。在这片广袤草原上，散养的猪儿成群结队、挤挤挨挨地奔跑，不时发出吃饱喝足后幸福满足的“哼哼”声。远处的牛儿，在低头吃草的间隙，偶尔抬起头，望着高远的蓝天、吃草的同伴，发出“哞哞”的叫声。这些声音，被风儿传得老远老远，让在大草原上信步拍照的游客们听上去，也是原生态的美妙歌声。